

20141028 黃國昌老師演講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傘下的太陽花@輔大學生會
主持人：好，那現在呢好不好，這非常感謝今天大家來到現場，那我們現在就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講者，黃國昌，黃老師。

(掌聲)

各位大家好，我叫黃國昌，現在在中研院任職，那今天謝謝輔大學生會有這個機會讓我來跟各位談一下可能最近在新聞媒體上大家常常會看到的香港所發生的運動，因為這個運動它整個參與的層次層面已經超越了學生，有很多自主的公民，那可能跟一開始幾個老師他們所號召的佔領中環的運動在本質上面也出現了相當大的轉變，所以可能不太適合，我也不知道現在要用什麼樣的名稱去指涉這個運動是比較正確的說法，那總而言之，他們現在在做的是要求希望進行政治的改革，那為什麼希望進行政治的改革，希望進行什麼樣子的政治改革，而這些發生在香港，好像離我們有一點距離，但是又感覺上很熟悉，很近的地方，對臺灣到底我們為什麼應該要認識它，去理解它，今天利用一點時間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為我兩三年以前雖然有去過香港，那當然那個時候兩次去香港的目的都跟學術研究有關係，那當然有一次，最近去的一次是有一個重要的政策目的，那那個重要的政策目的是去...關懷的核心是臺灣的法院應不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院所做出來的判決它的效力。那當然不管各位是不是念法律或者是有沒有接觸過法律，應該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說，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會很擔心中國法院它的法治水準跟它的判決的獨立性是不是有辦法去維持最後裁判的公正性。

那處理這個問題跑去香港的理由是，那個時候去香港考察，看一看香港的法院是怎麼在面對這個問題的，理由在於說，香港在被英國統治的時期當中，他們雖然沒有實踐真正的民主生活，但是香港的法治水準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那各個不同的國際組織在評比亞洲各個國家法院的表現，司法部門的表現的時候，香港跟新加坡兩個國家常常是輪流拿第一名。那因此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從香港的角度上面來看，他們所面臨以及承受的壓力會比我們還大，因為他們已經所謂在政治的主權上面回歸了中國，採行了一國兩制的制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在各方面的生活，從經濟生活到社會生活都跟中國產生了相當緊密的連結，那當然中國的政府對於香港它所具有的影響力跟實質上面的控制力更是

遠遠超過臺灣，那因此在那個因緣際會之下，去了香港，跟那邊的教授、律師、法官有交換一些意見。

那今天會跟各位報告的內容可能跟各位所吸收資訊的來源不會差別太多，因為今年6...今年4月的時候，香港大學法學院的院長來臺灣，我跟他碰了一個面，那他們本來是有打算要暑假的時候找我去香港大學，名義上是學術交流，實質上也還是學術交流(全場笑)，只不過除了正常的學術交流以外，我會去觀察一些其他的事情，參與一些座談，那沒有想到在6月底，中國政府它發表了所謂一國兩制的白皮書，那那個時候整個所謂佔領中環的運動，由學生，不是等下要跟各位說明的那佔中三子，有學生自己先預演，那我跟臺灣這邊的一些朋友，其實就是陳為廷跟林飛帆，那我們三個其實是想要去香港那邊，一方面觀察，另外一方面聲援，那只不過我沒有想到我簽證申請沒有辦法過，那如果連我都沒辦法過，他們另外兩個人當然也就沒有辦法過。

那因此今天可能跟各位說明的內容是，包括自己從新聞媒體上面，從網路上面，還有以前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那跟香港那邊一些朋友交換意見以後，我自己的一些觀察，那這些觀察可能都遠遠不及於你有到活動現場，現場觀察者他們在現場親身的感受跟他們的體認，那那個真的跟隔一段距離去看跟你真的人在現場會有很實際的差別。

在現在在香港所目前仍然在現在進行式的運動，我今天在跟各位說明我自己的一些觀察跟想法的時候，我會盡量地去避免討論任何跟策略或者是跟最後行動的成敗有關係的觀點，那理由在於每一場運動它有它自己的獨特性跟它客觀所受到環境的限制，那跟每一個參與運動的行動者他自己個人的界定也會緊密的相關，那因此當運動正在進行的時候，我覺得並不適合針對現在的運動去進行任何策略上面的討論，那同時對於這個運動接下來可能的收場跟它的結果我也不願意去做任何個人主觀的臆測或者是想像，那只能夠在很有限的心力的時候，從臺灣這個地方盡可能給在香港目前正在參與雨傘革命這場運動的朋友，不管是學生還是香港的市民他們一些支持跟鼓勵。

其實雨傘革命的這個稱號大概應該從比較近，9月28號那一天，針對已經聚集在包括了主要是政府廣場附近周圍的那個區域，金鐘的地區，金鐘是一個在香港本島上面很多政府機關都聚集的地方，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甚至香港的高等法院、終審法院都是在那個區域集合。那那個時候，從9月22號開始，學生已經開

始了號召大規模罷課的行動，他們的罷課的規模跟參與的人數可能比臺灣最近所發生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我知道有人不太喜歡太陽花運動的這個稱謂，你要把它稱為今年三月發生的三月運動也可以，可能都比我們那個時候三月所發生的那場運動來的層面要更廣。

那當然許多香港的市民他們在學生罷課了以後，也開始聲援學生要求要去進行政治改革、爭取普選這樣的一個訴求，有很多人都到街上去，那但是當他們上街的時候，老實說那個時候如果沒有發生警察進一步的行動，學生罷課的行動它的能量事實上到928那一天事實上已經有開始在下滑的趨勢，但是很誇張的情況是說，在街頭上面警察放了催淚瓦斯，開始用塑膠子彈，當然有沒有用塑膠子彈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各方有不太一樣的說法，那在街頭上面的人他們只能夠用雨傘去抵擋來自警方的攻擊，因此雨傘革命的這個詞就從這個地方就開始被沿用蔓延開來。

我們剛剛不斷地去說到香港他們所在這次運動當中他所要去爭取政治改革的方案，他指的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事情，這件事情可能要從香港在1997年回歸以前以及回歸以後所發生的一些脈絡來跟各位介紹。

在1984年的時候，中國跟英國簽署了所謂的聯合宣言，那表示那個時候香港它正式要回歸的時候，在1997年的時候要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那當然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想一想說，按照我們自己政府的觀點，我們才是所謂中國的合法代表，因為到今天為止在我們政府的官方立場上面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中國指的是我們現在在臺灣所指的中華民國，或許有些人聽起來會覺得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有一點沒有辦法理解或覺得很荒謬，那但是你們如果真的從在目前或者是在學校的教育當中，目前的政府所灌輸給各位所謂中國的概念，或者是說中華民國的概念，你再仔細地去想一想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看待香港會變成一個非常弔詭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弔詭問題的本身它背後隱含著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目前國家定位，可能跟在國際現實上面所出現嚴重的脫節，不管怎麼樣，在1984年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對於香港要回歸所謂的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政府的立場態度到底是什麼？那個時候有表示過什麼樣的意見或者是看法這件事情的回顧滿有意思的。

在1997年香港要回歸中國的時候，老實說對於那個時候很多還沒有移民留在香港的人，某個程度上他們的心情事實上是...對不起，我先保留地說，對於一部分的人來講，他們的心情是期待的，期待說終於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那但是他們希望保留有所謂一國兩制的架構，那個也是英國當初在跟中國談判有關於香港回歸事由的時候，中國政府他們跟英國所簽的國際條約當中曾經做出的承諾。

那只不過說在1997回歸了以後，那個時候所制定的香港基本法當中，它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面它要逐漸地去實施民主的制度，那最終的目標跟期待是香港地區或者是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他們的行政長官可以透過普選，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方式給選舉出來。那只不過說在回歸初期的時候，他們雖然有辦所謂特別行政長官的選舉，但是那個選舉它是透過一個選舉委員會，也就是間接選舉的方式所選舉出來的，那對於這種用間接選舉的方式所選舉出來的行政長官，香港人事實上一直覺得非常不滿，他們希望可以透過自己一人一票的方式把行政長官給選出來。

那這兩者之間到底存在了什麼樣子的差別，我們等一下看他們實際選舉的結果，你們大概就可以開始了解為什麼香港人民，今天會有這麼多的香港人站出來要求爭取普選的運動，現在的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他是在2012年的時候選出來的，他2012年選出來以前，事實上那個時候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已經開始在磋商了所謂香港要逐漸地邁向普選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在那個政治改革方案當中，2010年開始磋商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後所獲致的結論是說：選舉委員會由1200個人組成，那其中只要有150個選舉委員他提名的話，可以聯合提名一個候選人，由那1200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他們透過間接選舉的方式決定他們的行政長官是誰。

那在2012年的時候，現在的港首梁振英先生他以689票當選，所以香港人事實上也稱他689(全場笑)，那當然我們臺灣的人現在稱呼我們的馬英九總統或者是選舉他出來那群人，也稱為689，今天下午剛好有一個香港的學生他跑到中央研究院來找我，跟我談在臺灣之前的運動現在的情況以及香港目前的情勢，那從那個學生的神情當中，我可以看得出來他有多在乎香港那個地方，因為講到後來快要講完的時候，講到他們的政府他的眼睛裡面事實上是泛著淚光，我可以看得出來他心裡很難過，他沒有辦法了解說為什麼他們的行政首長在面對香港人要去爭取普選這樣的訴求，爭取勇敢的道路上面卻是用催淚瓦斯，然後放任一些黑道的人對於進行運動的人展開攻擊這樣的方式在對槓自己的香港人民。

其實我看著他眼睛泛了淚光，我愣了一下，我就靜靜的跟他講說：其實從你的角度上面來講，我們可能更慘，然後他就看著我說怎麼會更慘？你們的總統不是自己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嗎？(全場笑)，那我說對啦，因為讓你心裡真的難過的是，你透過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總統在面對我們青年學子在今年三月的時候，他所採取的立場、他的態度、他的策略跟你們透過所謂小圈圈選舉1200個人所選出來的總統是一模一樣的時候，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我說我們事實上更有悲哀的理由。

那我要跟各位稍微講一下是說，在2010年的那一次政治改革推動的方案過程當中，它進行了5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由香港政府他先提出來香港人民關於政治改革他的一個民情報告，那這5個步驟事實上就是今年香港他們在推動想要在2017年普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的時候，他們所在推動的步驟是一模一樣的東西，他第一步是由港府先提出這個民情報告；那第二個由中國的人大常委會確定了以後，接下來就要經由他們立法會，立法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的通過；那第四個行政長官，那前面的一個長官是曾蔭權，他針對這個要改的選舉方法的法律簽署了以後，然後最後送給一樣是北京的人大常委員他們討論審議通過，那最後的權限還是掌握在北京的人大常委員。

你看2010年這五個步驟，你再回想今年發生在香港的事情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事實上就是希望爭取說，香港政府在第一階段提出報告的時候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我們要的普選是真正的普選，也就是說可以成為候選人這件事情本身不會被篩選，而不是透過一個假的方式或者是小圈圈的方式所產生特定的候選人才可以參選。那這一步開始以前，事實上在7月已經針對要去爭取真正的普選的這件事情已經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那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佔中三子，他們整個策略上面是希望說，逼著香港政府在一開始提交給北京的報告當中就可以清楚地反映這件事情。

那只不過說這件事情並沒有成功，最後港府所提交的報告沒有完全的符合現在香港人的希望爭取真正普選他們的期待跟要求，那但是還是保有一些模糊的空間，那現在已經完成的是人大常委會的確定，也就是說在今年8月31號的時候，我們等一下會講，人大常委會所謂確定他們香港人用詞把它稱為「落閘」，落閘的那個方案完全地澆熄了，完全地澆熄了香港人他們要透過和平的方式來去爭取民主的希望跟可能性，那現在理論上要進行的是第三個階段，就是立法會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我們等一下會花一點點時間帶各位一起思考，如果你是香港立法會的議員，或者是你是香港的人民，你會不會同意接受這樣子的方案，那你如果不同意的話，接下來可能的結果又是怎麼樣。

那因為現在只完成了到第二個部分，那很多參與這場運動，我再次強調這運動還是一個現在進行式，在現在進行式的這場運動當中，他們要求的是把前面這兩個程序全部撤銷掉，重新來過，所謂重新來過就是你要真正的傾聽香港人民要求民主的意見，不要再繼續地往下走，他們現在事實上在走的程序在2010年的時候，事實上都曾經做過。

那我們來看一看這位梁振英先生他當初是怎麼透過所謂的選舉委員會，小圈圈的選舉選出來。在香港的選舉制度跟臺灣比起來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所謂有功能組別的這件事情，那功能組別或者是把它稱之為功能界別，指的是說它按照職業別，譬如說你是當會計師、當律師，你在餐飲業、在旅行業、在銀行業，它按照不同的行業分成四個界別，譬如說它第一個界別就包括了飲食界、商界、酒店界、工業界、保險界；那第二個界別有會計界，這個第二個界別事實上都是一些專門職業，包括會計師、律師等等；那第三個界別是漁業界、勞工界、宗教界還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在這個選舉委員會當中，它每一個界別有300個代表，總共有1200個代表。

那這每個界別各300個代表它選民的人數大概多少人？在第一個界別當中，它選民的人數26,829個人，它佔香港總有投票權人的比例是多少？0.78%；第二個界別，有204,403個人，就是可以去參與那個界別投票的選舉權人數，那它佔香港總投票選舉權人數的5.9%；那到第三界別的時候，它所佔的比例更低，只剩下0.5%；那第四界別這個是一個政治部門出來的代表，包括了除了香港他們自己本身立法會跟區議會的代表以外，還有中國人大他們所派出來的代表，那整個加起來事實上佔全體投票權人的比例只有7.2%，那也就是說在牽涉到行政長官的選舉，透過間接選舉的方式本來就會造成最後結果的扭曲，那但是它這種間接選舉的方式更離譜或是更可怕的方式是說，它用界別上面的區分讓最後真的去參與這個決定過程的當中，你即使以選出代表的那些人的base來算，也佔香港人全體事實上有投票權人的7.2%，只有這樣子的比例。

那泛民主派在那次的選舉當中，他們取得了大概205席，最後選...就是透過1200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選舉的時候，它拿到了285席，那比較傾北京，就是比

較傾中國政府的那邊的梁振英，他拿到了689票，那這樣子的一個扭曲的效果你如果要瞭解的話，可能更清楚地是去看同一年，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他們立法會的選舉所呈現出來的選票結構，在2012年的時候，香港的立法會的選舉就是像我們的立法會一樣，它總共有70個席次，這70個席次當中有三種產生的方法。

第一種產生的方法是，有35席分成五個選區，就好像我們現在在選舉的時候有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新北市第一選區 新北市第二選區這樣子，它分成五個選區，然後總共選出35席；那另外一種是，它把它稱之為超級區議會席次，那這個超級區議會席次它是以整個香港作為一個大的選區，那總共選5席出來，那這兩個加起來可以是佔了70席當中的40席，就等於是選民自己一票一票所選出來的結果。

先看它區域選舉的結果，香港的政黨非常的多，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到香港有各式各樣的政黨，在臺灣，當然臺灣的政黨也非常多啦，但是真的在選舉的時候能夠起作用的大概只有兩大政黨，另外比較小的，可能包括親民黨、台聯以及綠黨，那不過它基本上面的分配是以兩大政黨囊括絕大多數的席次為主。但是在香港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多黨的一個選舉區議，在這個多黨的區議當中，我們如果把它分成兩邊來看的話是，可以把區議分成所謂的泛民主派，就是比較支持香港去爭取民主自由，那跟北京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的，跟呼應北京所拋出來的中國共穩，就是香港我們應該要求經濟穩定 繁榮 發展，不要跟中共政府搞對抗，那賺錢跟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是我們最首要的目標，這個把它稱之為建制派。

你把它分成這兩大派你會發現，在區議直選的結果，泛民主派他們事實上是具有過半的優勢，就是得到了56%的選票，那反映在席次上面，35席當中他也拿到18席，就是比過半還要多一席的結果。那相同的趨勢你可以看到在超級區議會，就整個大香港來當作一個選區所選出來那5個人當中的結果也是一樣，泛民主派的優勢雖然降低了，但是它還是有過50%的選票，建制派只有40幾%，所以那5席他們分，就是一個分3席，一個分2席。所以從泛民主派的立場來看的話，這個選舉如果都是透過直選的方式的話，他們所獲得的民意支持度事實上是高於建制派，很穩定地由泛民主派過半。

那問題是還有30席所謂的「功能界別」，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它分成好

幾個功能界別，那個都是一些特定的團體才能夠去參與選舉的這個功能界別，而那些特定的組織跟團體基本上都跟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而且是北京他們比較能夠去掌控，或者是說受北京影響比較大的團體他們所選出來的代表，整個結果就完全翻轉過來，建制派有24席，泛民主派事實上只拿到6席。

所以你把整個綜合起來看是，如果以人民，就是說以香港的居民、香港的住民或香港的公民他們所展現的直接的意志，泛民主派應該要過半，但是在立法會最後席次的整個分布上是，泛民他們雖然在這個大餅，直接選票的大餅是清楚的過半，但是在席次上它卻是少的，在70席裡面它只佔有27席，剩下的43席是由本來選票拿不到過半的建制派他們所取得。

那我剛剛有跟各位說明，就是8月31號由北京所通過的那個政治改革方案，香港人稱之為假的普選的那個方案，我們現在先撇開目前正在進行的運動不管，直接去考慮說下一個階段的問題的話，走到第三個階段必須要香港的立法會全體的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三分之二以上通過那一個有關於選2017年普選特首的那個方案才能夠通過。

泛民主派現在在立法會當中有27席，27席雖然沒有過半，但是它所佔席次39%，已經過了三分之一了，那也就是說泛民主派他們自己如果團結的話，可以不讓，可以不讓北京他們所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可以不要讓它變成現實的法律，也就是他們可以選擇把它否決掉，那問題是說，他們如果選擇把它否決掉的話，那就等於是法律完全沒修正，繼續維持，繼續維持在2010年所通過的那個政治改革方案，也就是到2017年他們的特首，一屆的任期是5年，比我們這邊多一年，在2017年選的時候就會回到我們剛剛帶各位所看到的，不好意思(投影筆沒反應)，這四大界別所出來的這1200個人的選舉方式，繼續這樣選。

那你在做這件事情的考慮的時候，那你就要看說，那我們現在所通過的這個政治改革方案，香港他們目前所從北京那邊拿到的政治改革方案它實際的內容是什麼，那在這件事情真正開始以前，也就是他們在啟動第一個階段政治改革方案的諮詢的時候，在從去年開始，2013年就有三個人，這三個人被稱為佔中三子，這位中間的是香港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那旁邊的這位呢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叫陳健民，另外一個，這個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他們三個人一起發動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信念書，他們要爭取2017年普選的特首。他們基本上面的策略是希望說，透過香港人民意志的凝結，第一步先讓香港政府

所提交給北京的那個政改諮詢的內容反映出香港人民希望有真正的普選，那在這裡所希望的真正的普選就是，誰可以到那個候選單上，讓每一個公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這件事情，要可以透過公民他們可以直接提名，而不是透過篩選的方式。

那他們那個時候的想法是說，透過這樣子一種香港民意的凝結跟意志的表達，某個程度上面給北京政府，對不起，我接下來的形容或許不是每一個人都贊成，有一些爭議，我必須要先這樣講，就是給北京政府有一個下台階，讓它可以接受他們所提出來的改革方案，你如果不接受的話，他就要發動整個佔領中環，香港最繁榮、人最多的商業區域，這樣子的一個和平、公民抗命不服從的活動。

結果沒有想到在今年6月的時候，國務院它在香港政府提那個政治改革方案給北京以前，中國的國務院它就直接地就先發布了所謂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對於他們跟香港的一國兩制，它所做出來的解釋是：香港到底有多少權力這件事情完全看中共中央的臉色，我給你多少權力你才有多少權力，我不給你的你不能夠享有；第二個是在一國兩制當中，兩制從屬於一國，這個特選的人首(編按：口誤，老師應該是要講特首的人選)他必須要愛國愛港。

那這個一國兩制的白皮書事實上一出來的時候，在臺灣這邊也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因為從對臺灣這邊來講，中共對臺灣統戰的策略事實上是一直在，特別是在經營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樣子的政治信念講得很清楚，那這個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出來了以後，在臺灣所造成的震撼讓大家很清楚地理解到說，中共以前所在講的一國兩制事實上只是政治宣傳，你看實際的香港所發生的現象就會知道說，萬一我們未來如果接受一國兩制的話，已經掉到中共的口袋當中，你所會面臨的未來到底是什麼。

面對他們所提出來的這一國兩制的白皮書，當然對於香港人民他們的反應是很激烈的，完全沒有辦法接受中共這樣子的說法，那也正是因為這樣子的因素，所以在今年6月底，香港他們舉辦了所謂的...他們的詞彙把它稱之為「全民投票」，以我們的概念來理解是「公民投票」，那這個公民投票不是香港政府辦的，是由佔領中環運動，剛剛所講的那佔中三子他們所辦，當然還有跟其他的學生組織聯合，他們一起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但是在辦這個公民投票的時候，你如果從我們在看香港他們在辦這個公民投...香港這些民間團體在辦這個公民投票的時候，大家腦袋裡面一定會產生的第

一個問題是說：那這個公投有法律拘束力嗎？沒有；沒有任何的 legal force，你花那麼多的時間去辦這個公投，你是在扮家家酒嗎？你辦這件事情到底有什麼意義？

一個去觀察他們去做這件事情到底有什麼意義，觀察的角度是，你看中共中央是怎麼在看他們所辦的這個公民投票，如果這件事情本身完全只是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沒有任何的意義的話，那中共中央對這個公民投票就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在旁邊冷笑就好，但是這不是中共中央的態度，他們對於這個公民投票一開始把它打上的標籤就是，這是一個違法的公投，這是一個違法的公投，那這個違法的公投不具有任何的意義，破壞香港的法治跟團結，在這個同時，由於他們這個公民投票有設計，在香港大學當中它有個電子投票的中心，可以用線上電子投票的方式來表達你的意見，行使這個權利，他們這個公民投票的網站被中國的網軍猛烈地攻擊，就是不願意讓他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展現香港人的意志。

那因為前面的這個一國兩制白皮書所發出來，讓香港這次的公民投票最後的投票參與的人數遠遠超出預期，因為在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前，我們從香港那邊朋友聽到的消息是說，佔中三子有說如果好像沒有超過20萬票，他們要宣布辭去在運動裡面的角色，就直接宣布失敗，他們沒有把他們推動運動該做的工作給做好，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悲觀的預測說，看有沒有10萬人會出來投票，結果那次，就是6月的時候，直接出來投票的有79萬人，大概將近80萬人，那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一個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讓香港的人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很直接地展現他們的意志，那很直接地展現他們的意志這件事情，按照那個時候香港的法例，這個公民投票的確不會有任何法律上面的拘束力，但是你沒有辦法忽視的是說，在民主的原則下面，這個公民投票所展現出來的意志它所具有的政治正當性，跟在政治上面對於香港政府所會形成的壓力是相當相當大的。

不過雖然歷經了6月底這次公民投票以及在7月1號的時候，兩個學生組織，我們等下會跟各位同學說明，兩個學生組織他們所發動的預演佔領中環的行動，即使經過了這些事情以後，到8月31號，就中共人大常委會正式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它設下了很清楚的框架，它設下的框架是什麼？他說提名委員會就按照前一任選舉委員會的規定，還是維持1200個人，這1200個人他們的任務不是讓他們去選舉特首，他們做的是篩選的工作，他們可以篩選出兩到三個人，而這二到三個人他所具備的條件必須要是「愛國愛港」，那「愛港」沒有問題，但是你提到「愛國」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就是你必須要效忠的對象是中共、是北京。那

最後是必須要獲得提委會過半數的支持才可以成為候選人。

所以從前面的那個選舉委員會裡面結構，從上一次的選舉委員會結構的選舉，大家看得出來說，我們先不要，姑且都不要去談說，透過這個選舉委員會篩選人選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你如果更細緻地去看你會發現說，在2010年的政改方案去選2012年的梁振英出來的時候，放到選票上面他要的只有150個選舉委員的提名就可以放上去，而泛民主派那個時候選也是可以選到200個選舉委員，所以他們的人選可以被放上去。

那但是在這一次是要過半數的支持，才可以成為候選人，那過半數的支持你如果按照前一次選舉委員會的結果，那等於是北京所控制的建制派他可以牢牢地掌握整個選舉會過半數的人選，他可以篩選我喜歡的人放在上面，我不喜歡的人你成為候選人讓人民普選的機會都沒有。那面對這樣子一個選舉的方案出來了以後，當然泛民主派，包括學生、青年人，絕大多數都沒有辦法接受，那但是從他們所控制的官方媒體、香港政府、建制派他們所散發出來的訊息都是一樣，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我不會說香港話，但是用我們的語言來講，中文唸成「袋住先」就先套住就好。

我先做一下調查，如果各位是，你現在有兩個選擇喔，你一個選擇是接受這個，那雖然人選會被挑過，但是最起碼最後出來的人我還可以一票一票投，那另外一個是你把這個方案給否決掉，我們回歸到2010年政改方案，就是2012年選梁振英那套方法，只有1200個選舉委員會的人可以投票去選特首，如果是這兩個，你如果是香港立法會的議員，你會不會同意這個方案？贊成說，我們有進步，慢慢進步，2017比2012可能更好，因為我自己可以投，贊成「袋住先」的請舉手，蛤？！那你們都沒有；那覺得說，不要，我完全不要這個方案，我寧願跟你玉石俱焚，這種假的方案我不要的舉手，OK，人稍微多一點。

那他們現在這一些香港在參與運動的人，他們在做什麼事情？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他們幾乎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任務，那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是說，這兩種我都不接受，你要給我第三個方案，那那個第三個方案是我要「真普選」，那「真普選」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是，誰可以出來選特首這件事情，你要接受一定人數以上的公民提名，他就可以出來放在選票上，那至於說他選得上選不上，我們就按照民主的原則，大家憑實力，那那個是他們要真普選的第一個訴求，就是就行政長官的部分，我要的是真普選。

那第二個事情是，在立法會的選舉，他們的立法會選舉是4年一次，2016年的時候就會選，他們希望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把我們剛剛跟各位所講的這個功能界別把它廢除掉，因為這個功能界別的存在扭曲了整個立法會它跟直接香港人民的意志代表的結構，要求要把這個給廢掉，那當然針對2016年這一次改革的訴求，把功能界別廢除掉，就改採都是由香港人民直接選舉的方式所產生出來的議員的這一個改革方案跟在行政長官的選舉的方式上面，這兩者他所要求的實質上面的民主內涵是相同的，那問題在於說，在他們這一套遊戲規則下面，不管你怎麼改，最後就是中國政府的人大常委會必須要點頭、必須要通過。

那各位可以想一想，就是說假設你現在是香港的公民，或者是你是有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你腦袋裡面一定會想的事情是說：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要展現什麼樣的意志，中共的人大常委會才會接受那個方案？那當然你可以說你在改革的道路上，你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你第一件事情是要逼你自己的香港政府，你要有guts，就是你提給中國政府就是香港人民要的東西，那這個時候再想辦法讓人大常委會去接受他們要的方案。

那各位或許會想說，這好像是痴人說夢，中共的人大常委會怎麼可能會准這件事情？那我們再思考說他有沒有可能會准這件事情的時候，他要去考慮的因素有哪些，那當然第一個可能性是說，欸他可能要做做樣子給臺灣看，有宣傳上的效果，欸說一國兩制，你看我們在香港搞真的，所以臺灣人不要害怕，以後搞一國兩制就像香港這樣，我們一定玩真的，這個是你從積極方面去想，他可能也想到的效益，但是它很大的成本是，一旦香港開始了，在中國內部它所會造成的骨牌效應它受不受得了，因為我如果是上海人，我如果是北京人，我是哈爾濱的，我想說香港人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做，我們不能夠這樣子做？

那香港人事實上我在很多不一樣的場合去表示我對他們的佩服，那真的是由衷的，那個決心跟那個勇氣不是開玩笑的，他所面臨的阻礙跟他受面臨的困難，我自己完全是我個人的觀點沒有辦法代表其他任何人，我自己的感覺是比臺灣那個時候在進行的所謂三月的運動或太陽花的運動，這件事情真的是困難很多，因為阻擋在我們前面，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阻擋在我們前面的那些人是我們有權利把他換掉的人，那當然各位會想說，啊現在選制不合理，要割闌尾也割不掉，很難去處理那些人，但是你最壞最壞的狀況是你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可以不讓他當選，如果你有這個覺悟的話，就是說你透過你自己的努力在現在制度的框架下面，

雖然比較困難，還要割很長的時間，但是你somehow是有一點點辦法讓那些人如果不認，就是說如果他不願意去反映、去尊重多數人民的意見的時候，他會付出一定的代價。

那但是他們所處的結構是什麼？他們所處的結構是在這整個殿裡面，它背後有一個香港人沒有辦法直接去影響的政治權力體，就是中共人大的常委會，他們連甚至連他們自己的所謂梁振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這個特首這個長官，他也沒有辦法滿足直接跟香港人民民主問責的精神，因為根本不是他們直接選出來的，他是透過一種很奇怪的選舉方式，在北京的控制下面所挑選出來的，他效衷的對象從一開始就是北京而不是香港人民。

在這次香港的運動當中，各位會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這三個年輕人，那其中兩個有來過臺灣，在運動以前，就是在我們三月運動以前跟三月運動以後都來過，所以臺灣這邊的學生組織跟社運者跟香港那邊的社運組織跟社運者的確是一直有在保持彼此的溝通跟交流，那把彼此在推動訴求的時候的一些經驗，彼此的分享。那個時候其實他們學習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我不願意去說，說香港這次的佔中或者是雨傘革命從太陽花運動當中學到很多東西，我不願意這樣子去描述，雖然各位在媒體上面會看到類似的形容，那我不願意這樣去描述是說，他們吸收的程度跟超越的程度是對於我個人來講是驚訝而且佩服，他們那個時候來臺灣看太陽花運動的時候，他們比較驚訝的是說，我們抗議事實上是可以把玻璃敲破，走進去建築物裡面(全場笑)，他說啊原來可以這樣子做，他本來是想說就坐在外面就好了，沒有想到說，欸，可以把玻璃敲破，可以進去建築物裡面，原來可以這樣子做。

香港的學聯，各位常常在媒體上面看到的是香港大專以上的學生聯合會，那它是最大的學生組織，由香港8個主要的大學、大專院校他們的學生會所共同組成的一個跨校級的學生組織，那這個學聯的產生由於是每個學校的學生會他們透過自己民主的程序選出學生會的幹部，那接下來一步再組成學聯的幹部，所以在學生當中事實上是有一定的民意正當性的基礎，那在跨各個大專院校的網絡，形成了這樣子一個組織，也讓運動的推展在集體行動的時候成為可能。

那除了這個以外，有另外一個不是大學生為主體，是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叫作「學民思潮」，那這個學民思潮是在2011年的時候成立的，等一下會跟各位講它為什麼會成立，它「學民」這兩個字它就傳遞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個概念

就是你除了是學生以外，你還是公民，你除了是學生以外，你還是這個社會的公民，所以他們叫「學民」。那其中領頭的人物就是香港最紅的學生領袖，可能有一點像陳為廷或林飛帆這樣的感覺，不過他應該在香港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他們兩個，超過我剛剛提的那兩個人，他叫黃之鋒，他是一個高中生，他那個時候跟一群高中生的朋友他們成立了所謂的學民思潮。

那這個學民思潮它一開始啟動的背景是什麼？在2012年9月的時候，香港正在進行所謂的反洗腦教育，那這場運動的開始是從2011年的時候，香港政府它希望在中小學推動一個叫作「國民教育科」那國民教育科裡面的教育內容就是要教導香港的學生要養成愛國心，你說愛國有什麼不對？愛國本來就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應該從小都要培養每一個人愛國情操，但是他們在灌輸他們的是所謂民族意識的情感，要跟中國一起做中國夢，然後要去做一個共同為了中國夢而努力而奮鬥的一個中國人，但是灌輸他們的教育概念並不是說你要學會思考，你要學會批判，你要學會檢討過去所可能面臨的錯誤，你要學習怎麼樣在錯誤當中爬出來，繼續往前進，能夠更進步。

那那個時候它要去設，在學校設國民教育科這樣的教育科目的時候，事實上在香港社會當中就開始進行所謂的諮詢，他們的民主程序一環叫作諮詢，但是參與諮詢的都是老師跟家長，因此有一群中學生馬上要深受其害的中學生，他們就非常的憤怒，就開始了，就反對設置這個智育跟國民教育科的運動，他們認為設置這個東西就是要去進行所謂的洗腦教育，讓學生們養成服從、遵命，為了國家的目標和利益共同奮鬥這樣子的一種教育方式，而這種教育方式不是他們所期待也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一種教育方式。

那2012年的這一個反洗腦教育運動可以說是學民思潮跳出來，那也是黃之鋒在那場運動竄起，成為家喻戶曉的一個中學生，16歲而已，大概16歲，拿起麥克風來講話，非常的有條理，思路也很清楚，但是他在學校那種制式的教育當中，他所得到的成績並沒有特別的突出，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學生。那當然你如果說從一些比較菁英主義或是刻板教育的印象就是說，啊他就是一個不認真念書，然後會帶頭作亂那樣子的學生。

在這場運動當中，他很順利地也很成功地號召了非常多的，除了中學生、大學生還有香港的公民參加這場反洗腦教育的運動，那那個時候老實說很慚愧，對於我自己來講我很慚愧的是說，我自己那個時候對於香港的關注可以說...不能說

到無知啊，但是其實不太關心，我真的不太關心，就香港在發生的事情，多多少少有聽到，但是以那個時間點來講，我真的不知道香港在進行所謂反洗腦教育的運動。

我後來知道這件事情是我那個時候到美國去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為了一件事情跑去美國，呃...紐澤西州的一所大學附近的一個宿舍，去找余英時院士，對不起我先問一下，因為我每次都以為大家認識他，在場不知道誰是余英時的請舉手，OK好，那我做這樣的推定是對的，余英時是什麼人呢？他是中國那個時候在被外面侵略、內戰，顛沛流離的時候，從中國逃出來，跑去香港受教育以後再跑到美國受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他任教的學校，他任教的三所學校分別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跟普林斯頓大學，他最後在普林斯頓大學退休，那他的學生現在在臺灣，包括台大文學院的院長、中研院的副院長都是他得意的門生，也就是以歷史學的研究來講，他是世界知名的學者，那他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有在人文社會科學界相當於諾貝爾獎，因為諾貝爾獎沒有給社會科學太多的獎項，只有給經濟學家，沒有歷史人文或者是其他的獎項，美國國會設置了克魯格獎，他是受獎的人，前一陣子臺灣這邊有一個商人搞了個唐獎，他也是唐獎的得主，總而言之啦是，他是一個世界級的學者，望重士林，大概在臺灣、在中國、在香港、在世界上都是一個大家非常尊敬的一個知識份子。

他最大的特色是什麼？他最大的特色是說，他又對中國共產黨極權暴政的這個核心價值，在他一生當中從來沒有改變過，從來沒有改變過，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說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部搞文化大革命，很貧窮的時候，反共很容易；當中國共產黨開放了中國的市場，變得很有錢以後，反共很不容易。那我說反共很不容易指的是個別的知識份子的選擇，我那時候去普林斯頓看他的時候，他很婉轉的告訴我，說事實上在他生活周遭的人，一些比較有名的學者，只要中國共產黨招手，灑大筆的銀子，都願意幫中共說話，幫他們現在的極權政府說話，幫他們的統治方式說話，幫中共在中國所推動認為民主自由那套不適合中國的那套奇怪的哲學在幫忙做推銷。

那大家都知道他反對中共極權暴政的立場從來沒改變過，所以他過著很孤獨的生活，他也不願意再跟人家太多的往來，就居於一個隱居的生活，他...他不喜歡跟人家虛與委蛇。

我那個時候去普林斯頓找他的時候，主要的目的是幫臺灣那個時候正在進行

的，同一個時間點，2012年9月的時候，2012年9月1號，臺灣這邊的知識界跟社運界還有很多公民團體發起了一個遊行，叫作「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聽過這件事情的舉手，好好，謝謝，有很多人聽過。那那場運動大概你如果知道或是有參與過的話，你會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你會覺得那個運動根本是小貓兩三隻，那為什麼我說從今天的觀點？你說三月那場太陽花運動的時候，330那天有50萬人上凱道，去年2013年，洪仲丘803的時候，有25萬人上凱道，那那場901反媒體壟斷的遊行，參與的大概多少人？1萬個人，你從今天的觀點會覺得沒有多少，但是你如果回到2012年那個時間點 那個觀點你會覺得好多人，理由是在於說，那個時候臺灣的公民運動正在起來，第一次沒有任何政黨的支持，沒有任何政黨的召喚，完全就是由幾個公民團體跟學者還有學生共同順利地展開了反媒體壟斷的這個運動。

那那個時候因為開始遊行，反媒體壟斷進行到一半，在反旺中傳媒集團去併購壹傳媒的時候，他們那個時候想要把蘋果日報跟壹電視全部都買下來，那個時候我人已經畏罪潛逃(全場笑)到美國，我已經畏罪潛逃到美國去了，那當然我會說我自己畏罪潛逃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媒體叫作旺旺中時集團，它認為我付錢給學生參加抗議活動，那個就是所謂的走路工事件，就是我發錢請大家去抗議，我哪有錢發給大家去抗議(全場笑)，不過不管怎麼樣，那個是他們所編織出來的故事啦，就是我發錢給大家去抗議，然後我後來這件事情惹出紕漏以後，我就趕快畏罪潛逃跑到美國去躲起來。

那事實上是那個時候參與反媒體壟斷跟拒絕中時運動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2012年的時候開始，那決定要去美國進修更是從2011年的秋天就開始申請，那個整個申請的過程非常的長，除了臺灣這邊審核還有美國那邊審核，到2012年的時候，5月、6月的時候才確定拿到那個獎，7月30號就要上飛機去美國，不管怎麼樣，我那個時候人在美國去找余老師，找他做什麼事情？找他寫一封信支持臺灣這邊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他沒有猶豫，馬上就答應，但是他看著我，我那個時候我看他很忙，他在寫東西，我就說欸老師你最近在忙什麼，他說他在忙著支持香港的反洗腦教育運動，他支持香港的反洗腦教育運動，因為他知道這件事情是中共在背後要去改變香港人要去追求民主法治的意識，影響非常重大，所以一個80幾歲的老人家，他那個時候在他隱居的房子裡面，他做的事情是他一天寫一篇文章，一天寫一篇文章，一天寫一篇文章，每天寫，然後投到香港的報章、報紙上面去刊登出來，支持他們那個時候所在進行的反洗腦教育的運動。

你回溯地去看，你會發現說，臺灣跟香港在面對中共的威脅，在面對中共的滲透，事實上它所處的路徑跟它所遭遇到的問題、面臨的威脅事實上有高度的類似性，他們透過改變教育的方式要去改變年輕人的認知，那這些年輕人站出來反抗，反抗的當然不是只有黃之鋒，還有很多其他的社運團體，包括學聯，通通都有參加，這些2012年站出來反抗的人現在正在進行爭普選、雨傘革命的運動。

2012年9月在臺灣所發生的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也是很多學者、很多公民團體也有很多學生參與，那這些參與的人，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事實上在2014年，在2014年三月的那場運動當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說參與這場運動的人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絕對不是只有指林飛帆或是陳為廷這兩個比較常常在媒體上面看到的人，還有很多的學生幹部他們事實上在2012年到13年的時候，他們做了一件我那個時候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阻止了旺中傳媒集團買壹傳媒，真的讓那個交易案給破局了，那老實講那個時候我在美國雖然一直跟在臺灣這邊的朋友並肩作戰，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在合作，但是我主觀上面的判斷是說，這個案子可能會過，那只是會設什麼條件，要怎麼compound，但是他們的努力讓在2013年的時候，旺中他自己宣布放棄，壹傳媒他也不要賣，整個交易案破局。

你如果去看整個公民社會，沒有資源、沒有錢的這一些人組織在一起，他去召喚這個社會的支持，這個社會對於我們共享的一些核心價值的支持，他是有可能把媒體財團跟政客兩者之間的勾結的交易給它打破，那當然在這個交易案背後有更深的中國因素，就像香港他們所在面臨的中國因素一模一樣，那這邊我在講的中國因素指的是說，這些媒體老闆他們因為在中國的市場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所以不太敢去報導或是選擇性的根本不報導有關於中共負面的新聞，那當然裡面我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它裡面有等級上面的差別，最嚴重，最嚴重當然就是旺中傳媒集團，那也是因為他們惡劣的行徑導致了這個運動在臺灣獲得很強烈的支持。

上一個在香港所進行的反洗腦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最後也成功了，它讓香港政府撤回本來要設國民教育科的這個計畫，等於是這兩場運動從2012年到2013年，他都做了一件對我來講我又佩服又感動的事情就是，把那個時候看起來不太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他沒有去，他一開始他沒有去算說我到底會不會贏，我到底會不會成功，那個時候想的事情是說，這是一件該做的事情，我們怎麼樣去做這件該做的事情，把它可能達到的影響效果最大化，那除了形式上面的運動目標

以外，它真正的影響是說，在這兩場運動當中，事實上它都在動員、都在mobilize整個公民社會，讓他們知道說這兩件事情看起來不太一樣的事情背後所共同面臨的中國因素，這個中國因素對於在這個社會當中他們所希望擁抱的核心價值的威脅有多大，引起大家的關注，進一步願意參與，進一步願意支持，最後達到了改變的結果。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參與這個運動、關注這個運動或是實際在進行這場運動的人，他或許有很多的經驗也召喚了很多人一起來參加，那這兩個運動對於，不管是反媒體壟斷運動對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或者是說反洗腦教育運動對於在2014年現在所正在發生的香港佔中、雨傘革命要求真普選的運動，都有相當大影響上面的功能。

那當然看完香港的部分，我們回溯性的從2012年9月所發生的事件去看，把軸線回到以臺灣為中心去看的這條軸線上面，你會發現說，臺灣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這到底要按哪邊(指投影筆)，是這樣這裡(全場笑)，這個我先跳過去。

臺灣所在發生的事情是，2014年就今年3月的時候，大概那個運動花了20幾天的時間，事實上只在講6個字就是「先立法再審查」，你要先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國會可以實質地審議，人民可以參與監督透明，你才能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始審查，那當然在運動進行的過程當中，以及到目前為止政府對於這個運動的批評，那我說政府對這個運動的批評大概典型發言的代表人物就是馬英九總統跟江宜樺院長，他們兩位先生會不斷地去說，說這些學生跟這些公民團體他們所提出來的訴求不斷地在改變，前後矛盾，理念錯亂，大概都有這樣子的形容詞，甚至到最近一次10月10號的時候，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他在發表國慶談話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稱讚而且支持香港所在進行爭普選的運動，但是他同時在批評臺灣所在發生的太陽花運動。

那當然各位可以想一想說，你要怎麼樣去，就是你要怎麼樣去調和化這兩種不同的說詞，就是他支持或者是他敢去講他支持香港人要去爭民主的這個運動，那他用什麼樣的理由來批評臺灣所出現的太陽花的運動，那其中一個他跟江宜樺常常講的是，那這些人的訴求一直在變，很混亂，我今天可能各位之前在其他的脈絡當中，有看過我寫的東西或聽過我講的內容是，我今天再跟各位強調一次是，整個運動期間「先立法再審查」的這6個字，主軸從來就沒有變過，而且這件事情不是，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太陽花運動開始的時候才突然想到喊出來，這件事情

一開始一開始的源頭是在2008年，馬英九總統當選總統了以後，不管是國會還是民間團體都一直要去設立兩岸協議監督的機制，就這這麼...攸關於我們大家共同未來的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交由行政部門自己獨斷獨行去做決定。

但是在我們那個時候，到現在也是一樣，的法治結構下面，是沒有一個法去規範兩岸協議到底要怎麼監督，到底要怎麼審查，從2008年國會決議要求行政部門說，你把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草案送到立法院來，那個時候的行政部門的賴幸媛陸委會主委，他說沒有必要，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制定這個法律，完全要逃避國會民主機制的監督，那因此從去年服貿的協議一開始以來，我們很多，就關注這個議題的民間團體跟學生，在立法院的公聽會當中，我在立法院的公聽會裡面我就很清楚地請教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說我們目前在審服貿協議，請問你是按照什麼法的什麼程序在審？這樣子一個簡單的問題問了半年，沒有一個答案，因為沒有答案，所以到3月17號張慶忠先生用30秒宣布服貿視為審查通過以後，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全場笑)其實滿有意思的，就這四個圖其實講很多故事，就大家對於我們現在跟中國彼此關係的交往跟協議監督的機制，三個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各位看得出來這個90度的人是誰嗎？這個是一個大財團的老闆，那這個是中國那邊的官員，叫張志軍，這位先生大家認得，他是我們陸委會的主委，這個是張慶忠，當然這個就不用介紹(全場笑)(投影片此圖是馬英九)。

你從這四張圖裡面，你可以看得出來說，目前我們所在進行的重要事項的談判，三個人跟行政部門他們可以有很多的資訊，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對於民間社會一般的公民甚至國會，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正常的監督機制，所以早在317張慶忠做那件事情以前，從去年夏天開始，你更早可以追溯到簽ECFA的時候，但是以服貿這件事情，針對服貿來發行，從去年夏天開始，要求要先立法，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制定再來審服貿，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國會審查的機制的這件事情不斷地在國會當中提出來做要求，但是我們的行政部門完全充耳不聞，最後發生了3月17號30秒這樣的事件。

你回溯上面來看，因為我自己是實際上面運動的參與者之一，所以我不太願意去評價說，太陽花的運動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我不太願意用這個角度去想這樣子的問題，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那件事情是清楚的是說，最起碼從2008年以來，我們一直要求我們的行政部門要去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這件事情從來不理會，到今天，到今天，雖然行政院執政黨他們所提出來的版本跟民間的版本有很大的差距，我們非常不滿意行政院所提出來的版本，但是要去建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整個機制，這件事情可以說是目前臺灣社會有相當高的支持，大概七八成以上的人通通都支持，我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這個原則在現在被確定下來。

那對於未來而言，這個是各位可能記憶裡面，半年以前才發生的事情，我就不要再複述，各位其實可以去做一個很有意思的思考，那當然有一些報章媒體他們自己也在做比較，你會發現說，就香港所面臨的狀況跟臺灣所面臨的狀況從在過去這幾年當中，你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說，兩者之間脈絡的高度相似性，香港這幾年在跟中國頻繁的交流以後，他們所面臨到的狀況是，中國的經濟活動不斷地跟香港統合以後，他們所面臨到的狀況，特別是對於年輕人來講是畢了業以後，也找不到什麼太好的工作，實質上面的工資降低，那房價被炒房炒得非常的高，所以年輕人畢業以後他要面臨的生活狀況是很困難。

那第二個不僅是經濟生活上面的水準實質地降低，在社會生活上面，香港的社會生活整個水準也在往下降，香港的媒體自由跟臺灣比起來，在2002年的時候，香港新聞自由在全世界的排名當中是，我忘了，應該是17或18，還高於臺灣，現在已經掉到，去年的統計已經掉到第56名，那臺灣是從30幾名掉到40幾名，香港是從10幾名掉到現在50幾名，整個趨勢全部都是往下降，那當然在香港那邊出現的狀況可能比臺灣這邊，因為跟中國統合的密度更強，是更穩固，就是有黑道去殺傷他們的批評中共的，像《明報》的總編，劉進圖先生，那黎智英他們家的門口被放斧頭，有人開車去衝撞，那蘋果日報被人堵著不准發行，重要的幹部被毆打、被恐嚇，那這種香港新聞倒退的事情在這一兩年香港記協的主席都有一直來臺灣跟臺灣這邊記協還有其他參與關心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公民團體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事實上都講得非常的清楚；那澳門的狀況是一樣糟，澳門的狀況是一樣糟糕。

在面對越來越統合的過程當中，這些背後全部都有中國的因素，那當然香港所面臨的威脅比我們來講更直接，那香港在這一次的雨傘革命或佔中運動當中，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說，掌握權力的人他們的策略，所使用的策略、所做的步驟其實是很雷同的，第一個他先把你定位成說這是一個非法的暴民活動，這是一個非法活動，這是個暴民活動，你們破壞了社會的法治，破壞社會的秩序；那第二個事情是，他面對你的訴求採取一種冷處理的方式，用拖的方式，想要讓你的運動的能量逐漸地往下降；那第三個方式是，某個程度上面黑道都會介入，不管是臺灣那時候的太陽花運的或是現在在香港所出現黑道介入，要去對於這些運動參

與者做一些人身恐嚇，甚至對一些人採取更暴力的行為，以及他去組織另外一邊的人來反制這個運動，香港現在有另外一批人是反佔中的運動，佔中運動是用黃絲帶，他們是用藍的，他們用藍絲帶，說你們這些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秩序、社會安定，讓我們沒有辦法做生意，我們反對你佔中，我們先袋住先，有進步就好了，以後的事情慢慢再來談，希望把這次運動的能量給削減掉。

那當然各位可以理解的是說，採取這種公民抗命或公民不服從的運動，時間拖得越長，沒有辦法避免的情況是說，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一定更大，當然它會去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但是問題是這些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所在爭取的不是自己的民主，而是這個地方大家共同的未來，即使是這個樣子，你時間一拖久了以後，你所會面臨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強，所以越到運動的後面的時候，整個運動者他要考慮的事情跟他逐漸陷入的困境就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那這也是...因為我自己親身過經歷過這樣的經歷，所以我不太願意對香港現在的狀況去提出去講任何話，就是不要在那邊多嘴，以他們那邊實際上面在進行運動的人有他們的目標，有他們的策略，有他們的想法，有他們的決心，那這個可能在旁邊默默地予以支持就好。

那最後我事實上是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問題或者是想法是，我還剩下幾分，啊？！現在已經快8點半，不好意思，我趕快把它結束掉，然後就開放時間，以各位來講，事實上你們所成長的年代看到的應該是希望，真的，因為你們所成長的年代臺灣的民主已經轉型了，跟我那時候比起來，我在你們大學生的年代的時候，是一樣常常上街頭，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上街頭真的不是我喜歡的事情，它很累，花很多時間，但是那個時候是臺灣在民主化的歷程當中，我們在爭取國會全面改選，爭取總統直選，希望臺灣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那階段性的任務，最起碼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可以說是告了一個段落。

那你們成長的年代，臺灣也開始進行了所謂的教育改革，那當然有人批評說教改越改越爛，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是，你們現在實質受教育的內容比我們那個時候好太多，你們現在考大學要背三民主義嗎？有人有背過三民主義嗎？我背過三民主義，我高三的時候，每天清晨4點鐘坐在大禮堂，看著孫文先生的遺像背三民主義，我的目標是上下兩冊全部背得滾瓜爛熟，理由很簡單，就是要考試，純粹就是考試要用，我們學的歷史全部都是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地理，從廣州要坐到...要坐到哈爾濱，要坐那些鐵路，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很荒謬，就是我們在背

的那個鐵路是西元194幾年代存在的鐵路，現在改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但是那個要背。

最起碼到你們這個時候，教育實質上面內容已經進行改革，開始重視臺灣本身的地理跟臺灣的歷史，雖然從很多人的角度，我也贊成都還不夠，網路也發達，你們資訊的取得也很方便，我會看到你們面臨的狀況跟我剛剛在描述香港的情況一模一樣，高房價、低薪，你們所面臨的社會感覺到好像應該是自由民主、法治健全，可以實現社會正義，但是就在你們成長的這段過程當中，特別是到大學的這段期間當中，你們看到了警察怎麼樣在街頭讓參與集會的人在街頭濺血，怎麼樣在街頭抗議，會自己國家的國旗會被警察搶走，好好的一個房子政府如何縱容大財團，甚至跟大財團勾結，把房子拆掉，大埔的案子，把地賣了，開發，讓大財團謀利。你們事實上所處的是一個困難，非常困難的時代。

這個先跳過去，現在所處的社會當中中間這個一個很苦惱的其實不僅僅是你們，對於我而言也是這個樣子，就是我常常都很苦惱，這件事情該怎麼辦，你看到在政治面上面，權貴集團、金權政治、民主獨裁，這些事情我都不用講它仔細講它核心的內涵，你們就從你們在生活上面所感觸到最現實的事情就可以感覺得出來，從最近頂新那些油的事件，那個油的事件不是現在才發生，食品安全的事件不是今天才發生，從2008年了以後，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有塑化劑、有假油、有假米、有假的澱粉，那到現在連我從小到大最喜歡吃的統一蔥燒牛肉麵(全場笑)全部都中標，我上禮拜看那個新聞我快崩潰了(全場笑)，我真的從小到大吃了好幾百碗，因為生活不太正常，晚上回家常常要吃宵夜，就吃那個統一蔥燒，因為那個很方便，丟進去加了調味包、沖了熱水，就可以吃了。就是在這個結構下面的產物。

這個問題我在今年TED找我，TEDxTaipei找我去演講的時候，那是一個18分鐘的演講，講得非常的快，那是我拋出來給新世代，也就是你們的一個問題，就是基本上面路的曲徑是，你要做一個非常會計算的利己主義者，就是把現在的遊戲規則搞清楚，往上爬，那老實講臺灣長久以來的教育教育出來的都是這樣的人，教育出來都是這樣的人，對不起，我這樣講太武斷，臺灣長久以來的教育教育出來很多都是這樣的人，他們想的是按照什麼樣的遊戲規則這樣往上爬。但是老實講對你們來講，我要說的是，你現在要走這條路也不容易，你現在要走這條路也不容易，就是你個別的去走這條路，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人會願意出賣很多東西，他會出賣自己的一些價值、自己的一些靈魂，為了生活。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什麼？另外一種方式是說，團結在一起，公民自己團結在一起，我們追求一個社會環境、一個好的政經體制，是讓大家盡可能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現自己生命當中的價值，每一個人可能都不一樣，那當然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事實上是在把現在權貴宰制的政治跟公民社會試圖上把它切割開來，就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當然到今天我都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當然會有很抽象的答案，就是我一直思考問題是說，那明明就知道哪些人或者是哪些集團他們傾向的是資本家的利益，跟大財團在一起為權貴服務，明明就知道就是他根本跟我們不是一國的，他選上去的權力是在為特定的資本家服務、為他自己的利益服務，但是他為什麼會選上？而且他選上還不是一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選上，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那是因為有太多的人採取這個策略嗎？還是有太多的人覺得自己身不由己，被蒙蔽被騙？

那但是我一直希望懷抱一個理想，那那個理想不是任何一個人兩個人十個人一百個人可以做，那個理想一定要整個公民社會動起來，整個公民社會很有意識的，越來越多的人可以看清這個結構，那發現說有的時候在本來的這個結構下面，我們所拿到的蠅頭小利，真的是蠅頭小利，那個肉人家都吃光了，丟給你的只有骨頭而已，用那些蠅頭小利你所犧牲的更長遠的不僅是自己未來的生活還有你自己未來子孫的生活，對不起，我再問一個調查，在場的各位如果是香港人，如果是香港人，你會選擇馬上離開香港準備移民，就是不要再搞下去了，看不到未來的請舉手，不要客氣啦，這個沒有什麼好丟臉，如果你有能力你會選擇不要再搞下去了，趕快包包款款(台語)欸，有多遠跑多遠的舉手；選擇一定要留在香港，奮戰到底的舉手，那其他沒舉手，選擇留在香港甘心接受中共統治的舉手(全場笑)。

那一樣的問題放回來臺灣你們的答案會是什麼？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以後你們一定會，有很多人會選擇出國，不管是出去拿正式的學位、去遊學、去打工、去旅遊換住宿，就是各式各樣的方式，你們事實上可以去國外感受，就是說你離開了臺灣這個地方去國外生活，你會覺得，你真的覺得你優遊自在，有歸屬感的話，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你跑到國外去，我不覺得任何人有任何的資格給你任何道德上面的非難，我真的不覺得，因為那本來就是你作為一個自由人你應該享有的權利跟尊嚴。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事情是說，等到你真的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因為我在

國外待過一段時間,我真的很能夠瞭解那個感覺,那個感覺就是那裡不是我的家,那裡不是我的家,我對那個地方沒有歸屬感,我不在乎也不是很關心那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那這個地方,臺灣這個地方才讓我有家的感覺,有歸屬感,如果你也是這樣子想的話,我會希望邀請大家一起可以花一點點時間跟精神來做的事情是說,沒有一個人可以被期待說,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拿來做這種,就是沒有一個可以被做這樣的期待,那當然如果有人願意做到這個程度,那個是非常偉大的人,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各位同學現在在自己的生活當中,在學校的生活當中,你會花很多的時間在你的課業上,把你的專業學好,我覺得那是應該的,就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當中精益求精,耕好自己的那塊田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實如果臺灣每一個人都這樣子做的話,這個國家會進步得比現在還要快。

那但是我在說的事情是說,除了做這件事情以外,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說,你是學生,你也是公民,就像我是老師我也是公民,在公民的身份上面,我跟工人跟農人跟演藝人員,跟做任何其他的人沒有不一樣,那在這個公民的身份上面,我們可以一起去決定有關於我們自己共同的事物,那每一個人自己在自己的生活當中,或撥一點點時間出來,去關心這些公共議題,去關心怎麼樣讓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社會,一起共同要生活的這個社會未來能夠變得更好,最起碼我的期待是說,未來我的小朋友不用去面對像今天這麼不好的狀況,那當然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他們愛子心切,很直接的方式是把小孩送到國外去,但是或許有人就可以很順利地在國外找到一個新的生活,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沒有辦法,那你在外面也不會有家的感覺。

暑假去美國的時候遇到很多所謂的台美人,就是住在美國,可能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臺灣人,他們其實讓我滿感動,感動的理由是說,他們生活在美國,但是他真的很關心臺灣的事情,而且他們關心臺灣事情的方式,他們關心臺灣事情的方式,他們真的花了很多的精神來瞭解臺灣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很關心,住在美國但是在看的是臺灣的新聞,然後對臺灣這邊所發生的很多事情他們都願意慷慨解囊、資助,然後支持臺灣這邊所在進行很多的公民運動跟民主運動。

那但是對於我們自己來講是,這個地方是很真切,是我們未來共同要生活的方式,我相信大家除了在追求自己個人人生的幸福以外,那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講,就是我剛剛說過,會越來越困難,你有的時候以為你很聰明,就是全部都在算自己的利益,當然我會覺得這個社會如果全部教育出來是這樣的人,這個社會大概就完了,但是真的爬到頂端的人,如果是這樣子的人的話,精算的利己主義者,

這個社會大概就完了，那如果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想一想說，你不滿意現在的政治，不滿意現在的權貴階級的結構，你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去改變它，你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去改變它，那在年輕人，以目前臺灣公共參與的狀況上面來講的話，年輕人的投票率還是非常的低，跟其他年齡層比起來，但是我會覺得以目前要去扭轉臺灣現在以及未來的政治狀況，年輕人的參與非常的重要，只要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站出來投入參與，我相信10年以後臺灣會變得不一樣，而10年以後你們在場的各位都會變成臺灣社會，臺灣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中堅份子。

那我去鼓勵大家出來，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去參選什麼東西啦，有個最起碼的事情就是說，欸，你可以去投票，我也不會跟你們說你們要投給誰，要投給1號、要投給2號，投給A黨或是不要投給B黨，你們自己可以去選擇，但是那個權利本身，那個權利本身是你們最起碼，是最方便、最直接可以去投入、可以去參與的方式，那在這個以外，你們自己可以按照你們自己的興趣，你們的喜好去選擇值得關注的議題，臺灣社會需要改革、需要進步、需要投入、需要參與的問題真的太多了，那我相信有你們這一輩的年輕人有更積極的投入跟參與，我們真的有可能去做到，就像我之前在講的那些運動，最起碼從我的觀點來講，從來不可能的是，就是說感覺上不可能的事情，把不可能的事情透過集體的行動跟意志把它變成一件可能的事情。謝謝。

(掌聲)

主持人：好OK，謝謝各位同學，我們再一次以最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黃國昌老師好不好，謝謝。

(掌聲)

主持人：非常認同國昌老師剛剛所說的，就是認同這塊土地這個世界，那其實希望大家在未來多多的關心，接下來就是進入到我們Q&A的時間，那相信剛剛同學們或者是在之前來到這裡都已經想過，就是關於這個社會這個臺灣有什麼樣子的問題想要提出來，那我相信國昌老師在這邊非常樂意的為大家作解答，那現在就有問題的就請大家同學直接舉個手。

同學1：非常高興有機會和黃國昌老師交會，然後我是輔大法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的XX，然後首先想請教您一個問題是，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座題目叫：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但是很湊巧的是這個主辦方在這個單子上有印另外一個題目叫：「今日臺灣，明日香港」後來我問他們，他們說是搞錯了，應該是這個對，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句話有一點荒謬的地方，有一些本土派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我們怎麼能比這塊地方我們就不講了，有一個問題是，我們以現在華人社會的情況來看，包括臺灣、香港、中國，包括新加坡，甚至包括華人佔關鍵少數的馬來西亞，臺灣是民主法治制度相對最健全的國家，而香港不是，那如果「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那甚至香港的今天是臺灣的明天，那意味著臺灣會倒退，那香港現在還在做的事情他們是不是沒有意義呢？就是我們注定會失敗，因為比我們好的臺灣都會退步，那我們還在做什麼？反倒我認為應該是「今日臺灣，明日香港」甚至「明日中國」，因為如果你真正信仰民主的價值、民主的力量，應該是我們臺灣今天有的制度，明天香港，後天中國都可能有，我覺得這樣一個論述是不是更符合民主價值的邏輯性？

然後第二個問題，因為我是陸生，也可以叫我中生，我不介意這個問題(全場笑)，我想問的是，這個大家談很多香港學生 中國學生...這個臺灣學生的問題，我想問的是，中國學生在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道路中，我們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尤其在經過64以後，我們整個聲勢一下跌落低谷，然後現在搞一點什麼事情馬上就會，好像發了帖就被刪帖(編按：這應該是中國用語，發文的意思)，那我們中國學生能做什麼，尤其是中國的法律的學生這樣。然後第二個是跟這個一樣的，就是說臺灣和...拍謝(全場笑)，臺灣和香港的民主力量究竟要如何影響中國的庶民社會，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不管是一個獨裁者還是一個獨裁團體他們能長期執政的原因是他們肯定獲得了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馬上就被革命推翻掉，可能嘛對不對，所以說臺灣和香港的民主力量究竟要怎麼和中國的庶民社會對話，怎麼把中國普通的人民和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區分開來對待，怎麼來影響他們，我覺得這個是可能大家日後，尤其是臺灣像黃老師這樣的人士應該考慮得更深遠，更解決整個華人世界的問題的一個根源，謝謝。

(掌聲)

可不可以直接先回答，因為我怕等一下忘記，其實你說的沒有錯，不過那個「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它與其說是一個預測或是一個期待，不如說是現在在臺灣很多朋友自己對自己所提出來的警訊，為什麼我說對自己所提出來的一個警訊？就是我剛剛說過，香港跟中國那邊統合的整個過程當中，以最後的結果來看的話，對於香港來講事實上是缺點遠遠大於好處，我剛剛說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全部

都在掉，那以我們現在自己的角度上面來講是，我們必須要正視一個事情是，中國在崛起，這是沒有人可以去否認的事情，但是它的崛起是在經濟層面上面、軍事層面上面或者是外交層面上面，所謂國力的強大，但是以臺灣的角度上面來講的話是，按照我們政府現在的這種方式跟中國之間的交往或者是統合這麼密合的時候，臺灣接下來會面臨的困境會跟香港一樣，就好像人家已經慢慢把你放到口袋當中，你要逃都逃不出來。

所以「今日香港，明天的臺灣」並不是我們期待它會變成這個樣子，而是一個自我提醒、自我警惕的一個話，那之前有一個常常在跑香港的朋友，他其實也是一個在臺灣比較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跟公民運動，但是他關注的角度是在香港跟中國，他有一次在我們去香港在台北的辦公室抗議的時候，主要是要支持香港他們爭民主的運動，這個大家常常聽的口號上面他把它改成「今日香港，今日臺灣」，那他之所以這樣改的理由是，他認為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已經是現在進行式在臺灣發生，它不是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他所感覺到的急迫感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對於你所說的：今日的臺灣可以成為明天的香港甚至是中國，我大概可以這樣講，我相信大部分的臺灣人、香港人都期待中國可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你剛剛聽我講說，我可能對臺灣的民主政治會有一些批評，會有一些反思，那但是你如果去看相同的批評跟反思事實上也出現在其他西方的民主國家當中，就民主制度它本身它要去面臨的挑戰跟它解決的問題本來就很好，那個是一個不斷地在對抗，不斷地在希望能夠爭取更進步的一個過程，沒有人說這個過程很容易，但是在這個過程或者是在這種生活方式的實踐下面，最起碼我們自己所信仰的一些重要的價值，譬如說自由、人權，在這個制度下面比較容易獲得實現或者是保護，那因此即使這個制度不完美，我們還是想辦法在這個制度當中不斷地去精益求精，讓它更好，更符合我們希望一開始在推展這個制度的時候，我們所希望它運作現實上面，成為現實上面運作的狀態，所以我們會不斷地想要去推動各式各樣的改革，在政治上面、在社會上面。

那第二個問題是，我其實我今天講了說我很佩服香港的學生，那我另外一句沒有講的話是，其實我更佩服中國的維權人士，他在中國做那些事情真不是開玩笑的，那個是拿命在拼，那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了以後，我覺得他整個在整個政策的走向上面是更朝向微微緊縮的政策在做，那對我來講造成最大的震撼是有一個在北京，應該是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的學者，叫伊力哈木，他是一個很溫和的學者，他沒有去說他要藏獨，他就很溫和，設一個部落格，然後叫好像是「維吾爾

在線」，然後就講說，啊應該要重視少數民族他們的權利，然後給他們比較高自治的權利，就這樣子，他前一陣子就被，經過一個很奇妙的審判程序，如果你稱它是一個審判程序，就被抓去坐牢。

真的敢出來講話的人，他們的下場常常，當然你說比較得到關注的人，像劉曉波他們，那國際社會會有很多聲援的力道，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實際上面受害，更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得到很多人的關注或者實際上面的救援。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我才會說我很佩服在中國做的那些維權的人士，他們真的是冒著自己的生命安全的風險在做。

那我...我想想看該怎麼講，就是說，我贊成一種看法，那我自己也盡量地在我行有餘力的部分去做這件事情，就是臺灣香港跟中國公民社會的連結，因為老實講我們撇開最上面的那個政權，那些政權事實上只是少數人在把持控制整個社會政治上面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我不相信說，生活在中國的人民他們喜歡接受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統治，他會喜歡...他會不喜歡自己的人權、自己的自由獲得保護，就是說能夠實現、獲得保護，我會覺得回到每個人身上，那基本上的想望，對於生命的看法，一些核心價值的看法基本上應該都是相近的。那這三個地方公民社會的串連老實講是風險最低，成本也最低的其實是臺灣這邊的人，因為我們生活在相對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像我我最多就是，我現在香港也不能去，中國也不能去，大概最多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生活在中國的人他們可能所冒的風險相對來講就大，那因此我們跟香港的朋友還好，可是跟中國那邊的朋友要交流的時候，就會變成是要很小心，所謂很小心不是自己怕麻煩，是怕給對方惹麻煩，所以常常是在其他的地方，在所謂的第四地碰面，可能是在日本、在美國或在其他的地方，那彼此之間保持一些連繫，然後相互地聲援，那但是我必須要很坦白地講，就是我並沒有去，到目前為止啦，我自己比較關注的心力是在臺灣民主生活的改善上，講得比較實在一點，是我還沒有自我膨脹到說，要去解救全中國人民(全場笑)這樣子的任務，但是話雖然這樣講，我覺得這幾個地方公民社會的連結跟彼此之間的支援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譬如說以你現在在學的專業來講，我沒有辦法講具體是誰，他事實上就在中國的地方，他事實就有在做組織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怕的是人民的組織。

但是你在做組織的時候，事實上是他們所關心他們生活上面實際上面的權益

的問題做出發的時候，譬如說他們自己的財產權可能因為政府部門什麼樣子的作為遭受到非法侵害，那這個時候透過幫他們爭取權益的方式，把那些人組織串連起來，那他們組織的方式事實上也有跟臺灣這邊在組織的方式，彼此之間進行訊息的交流跟彼此之間心得的分享，那這些事情有一些在中國還沒有受到那麼注意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有機會到臺灣來的話，彼此都不斷地有在進行這樣子的交流的工作。

那但是最後一句話我要講的事情是說，我並不是說在做切割，就是說對中國那邊所展開的民主運動或者是維權運動，從我們關心的核心價值的角度上面來講，100%都是聲援跟支持，但是真正要能夠起作用可能還是在中國內部自己的人，你在外面喊，在外面搖旗吶喊是沒有用，要中國的人民自己在中國內部想辦法組織起來，想辦法慢慢地去改變，等到時間到的時候，可能在外部其他的一些力量跟聲援才有辦法起到裡應外合的效果，但是你如果只在外面，在中國內部沒有一些根本性的崛起或者是改變的話，這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困難。

不好意思，我沒有辦法給你們太多太直接的建議，因為有的時候你是局外人，沒有在那個土地上，你沒有冒那個風險，你去給人家說，啊你們要憤起啊，要奮鬥啊、要站起來打倒中國共產黨，那個都可能都不是太有用或者是太負責任的建議，那但是最起碼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上面，去強化這三個地方的一些知識份子，或者是青年的朋友，或者是對於自由民主共同有信仰，願意相信這些核心價值的朋友，彼此之間的交流，相互的聲援，我覺得現在以及相互，彼此之間相互的瞭解，我覺得對於未來以後的發展一定是會有積極的助益。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們再給其他的同學先……

同學1：只有一句話。

可以啊。

同學1：我的看法就是說，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是要進一步加深兩岸交流，讓更多的中國學生可以來到臺灣交流，然後臺灣社會對待陸生中生還是希望有一個比較開放、包容的心態，而比較有什麼，大家比較不愉快的一些看法，包括有些人認為陸生一定不能納健保，或者一定不能和外籍生享受一定的待遇，一定不能開放陸生的旅遊兼職啊，或者其他一些正常的一些措施，我覺得臺灣社會

可以做的在這個地方。

主持人：OK那因為現場時間的關係，我們再開放最後兩個問題，請說。

同學2：黃國昌老師你好，我是日文系四年級的XXX，就是愛因斯坦曾經講過一句話，會毀滅世界的是保持沉默的那一群人，然後我覺得就是很多人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很多人他們其實是不滿現在的遊戲規則，可是他們，就是像以臺灣的民主性格來講是安於現狀，就是他們會覺得明明不滿現狀，也沒有辦法像我們這些學生積極地走出來參加一些公民參與的活動，所以如果要創造一個嶄新的政經體制，勢必要這些人的力量，也要有這些人的力量才能推動，更能順利地推動，那我們如何去啟蒙或者是拉攏這些人來加入？謝謝。

我沒有什麼妙方，我真的沒什麼妙方，但是我跟你講我在做的事情，第一個事情是，從他們關心的事情切入，他如果真的就是從他切身關心的事情去切入，第二個方法是透過自己實際的行動，你會感染到你身邊的人，那我在講的不是去說服陌生人，說服陌生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可能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方式，那但是真的你比較容易感染的是你周遭的人，你周遭的人是他們都看你在做什麼，他們會看你怎麼做這件事情，然後他們腦袋會有一個問號，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他們如果關心你的話，對，那當他們開始對這件事情感到好奇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做一段時間之後，我自己的經驗是，你不用說太多的話，他們都可以了解，因為他們就在旁邊看著你做這些事情。

我以我自己的學生來講好了，因為我教的是法律的科目，而且是非常專業的科目，叫民事訴訟法，那你如果不是念法律系的學生，當然有一些我的學生也這樣跟我講，就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就是我講的是中文，但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因為那個太專業了，你如果不用功的話，我上課你真的會聽不懂，但是我上課的時候從來不跟我的學生講公民運動或社會運動的事情，我也不講學生運動的事情，我上課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專業的知識跟以臺灣現在的例子很清楚地傳達給他們，讓他們作為一個法律人該有的知識、該有的技能能夠有，以後畢業出去以後，當律師、當法官不會去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不足而造成別人的不幸。

但是雖然這個樣子，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是，其實那些學生他們會看，他們會看說我是怎麼在上課的，那我在課餘的時間以外，我還做了哪些事情，他們也

會好奇說為什麼要去做那樣的事情，那從我陸續後來從其他的地方獲得的 feedback 來看的話，事實上是會影響到一部分的學生，那當然我有一些朋友，包括一些長輩，他們會建議我說，他們其實不喜歡我的哲學，他們希望我上課的時候要花一點時間跟學生講一些這種事情，但是我是一個有潔癖的人，就是我上課就是不會講這種事情，我上課就是上課，3個小時的課，滿滿的全部都是專業知識。但是他們給我的建議是說，過了20年以後，你的學生不會記得今天教了他法律的哪一個條文、哪一個學說、最高法院的什麼判例，但是他可能會記得你跟他講其中一句跟課堂上面沒有關係的話，那那個是專業知識以外，對於他人生未來的影響更多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想辦法在做的事情是說，專業知識以外的東西不是用言教，是用身教，我反正自己去做，那關心你的人他會注意，你慢慢地會去感染周遭的人，他們會覺得當你自己的努力取得他們的信任跟認同的時候，你就很實質地改變他們，你當然說那我一個人可以改變多少人？可能改變不了多少人，但是你如果每一個人人都這樣做的話，不要小看真正所造成改變的力量會非常的大。

主持人：那我們現場再最後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ok。

同學3：我不是輔大的學生，然後我在這邊想要問一下黃老師，就是媒體被稱為第六權嘛，那可是現在臺灣媒體，剛剛黃老師不是有講過一個數據嘛，新聞自由度臺灣是退步的，而我們的一些家長、父母，算是老一輩的公民，他們可以接受到的資訊全部都是倚靠電視媒體或是報章雜誌、新聞這些的，那我們要怎麼才可以讓他們可以得到我們在網路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些訊息，像是三月的時候，太陽花運動是因為PTT來傳播說他們現在的進度，那可是家長就沒辦法得到我們像這樣的一些訊息，那我們應該怎麼跟他們去講這些？

我先跟你講，我通常會講比較制式的答案，就是你可以跟他聊天(全場笑)，告訴他，那我每次這樣講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就是我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年輕的朋友，他會跟我說，講了只是被罵而已，就是會跟家裡的人出現很劇烈的爭執，那所以我那個時候回答前面那個朋友才說你就靜靜地做你覺得該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還是要建議各位說，你可以關心社會投入，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拜託各位的是，到最後你自己對於知識的追求不可以停止，對知識的追求不可以停止，那用比較粗的話就是念書，但是不是要各位好像躲在圖書館或是家裡念死書，準備要考國家考試的那種念書的方法，拓展自己在自己專業知識上面如何地精益求精

精，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在這件事情之餘，去關心去參與公共事務，透過實際的行動，你會去感染到你周遭的人，那有的時候會成功，但是我也會跟你坦白的是說，對於年紀越大的朋友來講，你要去影響他或改變他，成功的機會就越低，因為那觀念就要改變沒有那麼容易，經過...他已經經過很長的一段人生的經驗到他這樣的看法，那但是...我講一個故事好了，前兩天發生的，就是前兩天我跟我現在所屬的一個組織叫島國前進，我們到馬祖去，有很多人覺得我們是瘋子，你跑去馬祖幹嘛，叫那個地方的政治意識型態跟我們可能差別非常的大，因為以前那個是軍事管理的地方，那非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在那邊拿到的選票從來沒有超過500張，大概都3% 4%那樣子的得票率。

但是你真的去了以後，你跟那邊的人接觸，他一開始會覺得你是來這邊鬧，可是那天下午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觀察是，我們那邊的朋友跑去找當地的居民簽，說我們要推動補正公投法，要取回屬於我們人民的權利的連署書的時候，那個人就跟他講說，你們做這個沒有用啦，一點用都沒有，就是很輕易的要要...就是輕視他現在在做的事情，但是他後來我們在那邊演講，他後來聽一聽以後，欸他就過來，說欸，你們跑了哪些地方？說我們全國跑了差不多了，前兩天才去金門，又去澎湖，現在到馬祖，結果他就把我們那個連署板上的連署書就搶過來，說好啦我來簽，年輕人很認真，他就簽了。

那我不知道說到底是我們的工作夥伴他們的...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行動感染到他，還是因為他聽了拿著麥克風的人在解釋為什麼修正這部法律對於改變我們接下來民主政治的品質，對付那些政客是有幫助的，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真的問他，但是像這樣子的例子在很多地方都會碰到，但是我最後終結要講的事情是說，這件事情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正是因為它不容易，所以我一開始就講說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少數一個人兩個人十個人或一百人就可以做得起來，那個需要整個世代覺醒，透過自己的行動來實踐。

所以即使經過了這兩三年這麼多場公民運動下來，我也沒有天真的以為說，臺灣社會或者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局，民主政治的問題會在明年，會在今年甚至2016年的選舉就改變，我自己看的時間是10年，因為我從你們這個世代的身上真的看到希望，覺得如果我跟你們一起，當然不是我個人，是我們大家一起跟你們這個世代的人一起努力，再一起努力10年，我相信10年以後會跟現在的狀況

很不一樣，但是那個前提是接下來的這段時間當中，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很努力，最起碼在自己日常生活之餘可以少到線上遊戲上面打幾隻怪獸，少看一點電視，少看一些政論節目，那能夠用一些更具體的方式來一起臺灣現在整個社會的結構，需要時間，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現在開始做，真的你就仔細回想2011年、2012年，你大概沒有辦法想到說2014年的臺灣或者是2014年的香港會發生這麼大的運動，會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而且它根本性的改變了本來少數的一些人他對於臺灣跟中國之間政治時程上面的設定，本來那些政客他們本來鋪排好的安排，在這些運動發生過了以後，事實上他們整個腳步都被打亂掉，那讓我們有喘息的空間可以開始再進一步去改變整個結構。

(掌聲)